

漕河圖志

漕河圖志卷之六

兗州重修金口閘記

劉德智

皇元膺天命撫方夏極天地之覆載皆臣服唯謹東粵  
去京師萬里衆來絲枲織綺具錦象犀羽毛金珠琨瑯  
之寶視四方左繁重車輓陸運民甚苦之至元中穿會  
通河引泗汶會漳以達于海由是天下利乎轉輸泗之  
源會于兗之東門其水多大山水暴至漫為民患  
職水者訪其利堤土以防其溢東石以洩其流其一洞  
歲又石堦水學者曰一洞不足以吞吐今近北改作二  
洞以開啓閉時庶不害衆謀於義其可乃上之大司  
計中書省以聞天子可其議命下之日當延祐四年  
水大至閘分治山東寬勤恪恭敏於事會下保正

從理簿書壕寨官李克溫董工役役長張聚李沐祥  
宋贊泰澤分任其事夫匠一千九十石二千五百碑三  
萬灰五萬木六十四百鐵錠鐵鈎鐵環不敷取諸官錢  
以買兗州知州尋敬授諸州吏鹿果經始於四年閏正  
月成於三月工告訖功太祠玄冥臘酒酌牲燔燎瘞埋  
吹擊笙鼓風日清明後徒謳歌人神懽悅乃祀與請辭  
鑄諸石以紀其始終遂以命德智德智謝非其人必為  
古而達於詞者位不尊不足信於人學不賢不足贈於  
文焉敢犯此不韙太監公曰事貴乎實詞貴乎順今世  
非無大官雖有鮮麗華藻之文苟不以實則信於人也  
鮮矣洪惟皇元起漢北以深仁厚德垂於天下公家  
誠能實於已而動於人思於上而

信於下言不妄發事不輕改故民易信而功易成雖然  
又豈水曹之而然推此誠實以觀天下則視澤博矣辭不  
獲命因書所聞以為記

兗州金口堰

劉剛

天下無不可為之事而不可為之人人非不才也  
有所期也期於高而不可及者一頭可路矣期於遠  
則遠語幽越之域則遠矣而期於近則近矣如乃若  
泥而居悠悠而不可及者一頭可路矣期於近則近矣如乃若  
不憤不可得也公于金口堰之始必抵于金口而始  
成也堰距兗城東五里許以其近沂水入金口而始  
西達濟寧會通河以濟今名其為一後魏及隋元以來皆  
言脩築以通漕運都下建下之興廢所不一時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無事乎堰

太宗文皇帝駐蹕北京復通漕運而堰多事矣爾此堰築  
以土每夏秋之交波濤洶湧即圯無餘萬夫之役不費  
之費為之焉然自永樂以迄于成化

朝廷雖數命有脩固即前所謂紛紛若悠悠者汎汎者  
未嘗有所期也卒莫能底定歲庚寅都水主事宜興張  
盛克謙祇承是任下馬步自堰上周回四顧相取位度  
厥勢慨然曰人言是堰不可為孰謂不可為乎肆以興  
復為已往或曰是堰之脩非一日脩必廢廢必為民害  
又曰脩是堰若非一人一人若爾公曷為咄眾喧騰之  
議乎克謙毅然不顧乃曰與其屢費以病民孰若一勞  
而永逸斷斷乎期於必成而後已適冬官亞卿喬公志

於淮特遣克謙詣舉以白之志弘遂疏其意以聞

下公卿議率以為可行已而秋官亞卿王公宗賈繼至  
復往意提督獎勸又得山東山東尹公朴七舍憲王公  
廷吉相與維持其事事既成矣克謙結一草疏  
於墀側晨夕坐卧其中終始不懈財不取于民惟以  
大歲辦米草折納米粟難易一切物料躬率夫匠採石  
於山伐木於林煨炭於野凡兩所需悉區置有方復檄  
兗州同知徐福除陽正衛楊達耆老張綸輩分司其事  
上諭工官使畢集興于咸化七年九月訖於次年六  
月計用米而長五十丈下闊正丈六尺上闊二丈八尺  
向地石計五層高七尺餘口三處脈水之清長時其  
水則板巨石滿橋以便往來堤北復作分水二陂謂二

以水勢堰南北噴水石壘壘大橫四十丈以固堰基  
石以片以餘三萬構水以擇計餘八萬反以片  
石而以至黃陂水鐵鐵鑄木石炭合用諸料俱不  
下為夫匠二千五百有奇皆在公之人賞勞錢數萬  
鉅金未千石皆廉價而輸構置一毫不取于有司堰既  
成堅完具茲規制宏壯不惟積水可以西渡漕運且伴  
一方行者無病涉之虞于時眾議以為方歲免議之不  
可及也後數月宗貴復巡行堰上河漢人見其命孔廟  
奎文閣興繕許郎之持政仕茶議

三伏壤...如海范...又正築之以德通...深莫如...  
能穿之以照重...以...子既脩...  
兩得皆期於必就而行將也故卒無不成就不有以...  
之焉得而中之不有以...焉得而...之此光顯所以  
排眾議而不...斷...  
濟夫幽越之域可...夫然後克...  
茲垢相態之其...  
引而伸之其...  
若然宜乎動斯...

陳文

濟寧州城南東...  
之水皆合於開...  
入漕河會通河也河經石沛師

卷之六



莊魯諸閘徐州呂河三決合衆水而東入於淮則漕  
運之河水由閘而東注者此爲會源之旨閘創於元歲  
久復新

國朝因之更名天井凡江浙江西兩廣八閘湖廣雲南  
貴州及江南直隸蘇松常鎮揚雄太平寧國諸郡軍衛  
有司歲時貢賦之物道此閘趨

京師往來舟楫日不下千百則是閘爲最切要也閘舊  
存金龍四女王廟一所凡舟楫往來之人皆祈禱之以  
求利益焉積歲既久頽毀亦盛前總督漕運石泰旂疏  
公卿見而嘆曰是非所以安仙佛衛州官屬及郡之民  
始資以更新之經始於正統戊辰十月三日全職  
三閘五壩高二丈一尺廣三丈四尺深二丈

又視舊廟基址視舊廟寬廣北照數倍矣廟既成而  
未有像會冬官主事益都劉公謙來理開事公暇慕往  
采之好義者助饌酒無雜神像坐立者凡七位及其門  
戶總廟與凡席供山未俗者劉公爲置新之今

聖天子即位改元之歲而江浙江西湖廣等省  
松諸藩衛州郡軍民輸京師之賦者凡四百餘萬石舟  
楫之什計萬五千餘艘皆賴神之佑而于時饑饉無江  
糧餉七十餘萬石載巨船凡四千俱紅衣開城神像相  
得無虞於是歲神廟而拜之時開官水銘進曰常歲  
北河遇水泛諸開版不可下下則版輒壞去舟亦候  
凡十日半月不遇過矣今水雖漲而版亦不遇行如  
履坦近意非有神祐乎考之元都外史永張氏建城

州會源開阮成立河伯龍君祠八故都水少監馬之與  
兵部尚書李粵春奉中書斷事忙速祠三以迎休報勢  
而此祠未詳初於何時令諸祠皆廢是廟獨存或者謂  
即龍君祠之一者然未止此處有之子歷觀之伯呂  
徐州以建臨濟尼兩廣有祠皆祀金龍四大王之神豈  
非神司此土有莊祐人民之德而不可無者也夫神者  
儲天地造化之精蘊河海山嶽之靈或生為么巨能禦  
災捍患有功德於民者故後而為神有陰祠  
國家保祐生民者皆足以崇奉祠以從福利也今之  
祠雖不可考而歷代祠祀如此謂非陰祠庶佑商功德於  
民者歟如是乎是宜百世之下仰神休而安此人之福  
此會源之祠也神祠亦永有崇奉也

無所稽厯為文以勒諸石遂為之記  
勅便趙正濟寧左衛指揮僉事王詠郡守廣信俸霖  
貳伴周勝張崇何永澄吏目鄭珣徐勉於法宜皆得書  
義士之助資者列諸碑陰云

重修濟寧月河關記

成化

士君子居官脩政而立事簡以有為未嘗不備之今人  
有見未便者便之其功凡上有益於國下有益於人者  
皆所當為事定功成宜乎刻諸金石而垂諸遠邇也天  
順改元丁丑秋黃池孫公仁由名進士出守此關主事奉  
命治水于濟寧濟寧天井在城二南舊有月河肆州治南  
三里許上口東家運天井開北司會通二水經流石  
十字然遠天而濬濬得溪相宜

舟由閘河而西者或至泥覆湖月河而上者艱於逆輓  
下口去在城閘尤通有閘頗於西岸啓而舟下又有衝  
激之虞雖善計者未如之何先是冬官主事永豐陳公律  
靳陽陳公濤繼蒞其地議以下口舊閘移入百餘尺改  
上口於迤西餘七石武素會通河不對置兩口而梁於  
其上置閘於兩口之下時水為血縮而開縱之廢兌前憲  
議定以聞

詔許之工未舉孫公來代時漕運總兵官都督徐公恭  
將都督黃公鏗移文冬官以之遂其成而巡撫都御史年  
公富以民貧財乏為難孫公乃計在官之料儲庫之積  
物因其舊勿省於人郡邑所出者第石灰炭而已復以

上可其奏而鎮守平江侯陳公孫巡河御史蘇公熒三  
祥山東布政司叅政李公讚按察司僉事劉公進協謀  
所智贊病為多相其事者則兗州府知府郭君鑑蓋其  
事者則推官范君雲出納物料則陰陽正術楊達至於  
左右經營則濟寧衛指揮鄧君鑑繼石鎮濟寧州知州  
于君鑑同知郝君敬判官柳君曼贊書劉瑋奏事于已  
卯之冬訖工于庚辰之春畢正閭君昇華咸醵刻石紀  
成而因都督趙公輔屬筆於予夫以天井在城二閭前  
人為之備矣月河上下二口則未備焉自前迄今凡有  
日者皆得而視之知其不便亦未如之何今二陳啓之  
於前孫公熒之於後經營有方措置有適官不為擾民  
不為勞可謂克脩前人之未備便今人之未便者矣其

脩政立事有益於國而利於人也為何如耶歐陽子有  
云作者未始不欲長存而欲若常至於急遽使其繼者  
恒如作者之心則天下後世豈有遺利哉故為之記使  
來者尚有考而用其心也

會通河黃棟林新詳記 楚惟善

會通河運汶泗北絕濟合海而復泗水故道入于河自  
庫抵河袤千里分洩地峻散渙不能負舟前後置碑若  
沙河若谷亭者十三新店至師氏莊猶淺灘有難處每  
漕船至此上下畢力終日叫號進寸退尺必資車於陸  
而運始達議立碑久不決都水監丞也先不華分治東  
平之明年思緝熙前功以紓民力慨然以興作為已任  
乃躬相也宜黃陳水適居二品而為其地也漕政事

經始於至正改元春二月己丑訖工於夏五月辛酉  
基深常有四尺廣三其深有六尺長視廣又尋有七尺  
碑身長三分基之一崇竊五寸不及身之半又於東岸  
創河神祠西岸創公署為屋以間計者十有五署間為  
臺榭曰遐觀其上構亭以東與鄒嶧山對臨曰瞻嶧凡  
用石方尺長丈為塊計三千有奇木大小以株計四十  
六百五十八槩以斤計二十五萬鐵以斤計一萬六千  
有奇斃一十五萬二千五百麻炭等物稱是工而無  
千八十有五人用糧千七百五十斛楮幣四百萬緡緡  
緡悉備極精緻落成之日舟無留針役者怠勞居者樂  
觀往來者權忭稱慶僚佐者宿采相與謀謂不伐石以  
識既無以彰公之勤且懼來者之功不繼而前功未與



介前平陰監邑道楷持李中狀來請文勒諸石竊惟天  
下車立議非難而必行爲難故書貴果斷傳稱勇決房  
一策雖嘉非杜斷不成鄉是韓之建凡歷數政雖深相難  
極知是役克濟則漕輓功省民力少蘇終以沮事者衆  
莫適任責故率無成績迨公致決令下屬役奔走承序  
曾不崇朝事集人悅所謂有志者事竟成也先是民悅  
於河凡大興作率有既廩爲常制是役將興時適存饑  
公因預期遣家僮官李獻赴都稟命冀得請俾貧寒者  
得貸其刳藉以有養及父未獲命不忍坐視斯民餓且  
殍遂出公帑人貸以錢二千緡約舉春入役還官無何糧  
亦乏民爭趨令其移民瘼如此又初開月河於河東此  
河上及河東樂諸縣界歸無所施迨勝年甚近而無

武黃案必泉訖無留難惟國家洪福所致抑公精誠感  
格天地鬼神亦陰有以相之也推是心以往何任弗克  
負尚何政下能流行時見接武變龍不晚矣公哈刺乞  
台氏祖明理封臨潢郡王祖母述仙封順國夫人仁皇  
朝特見優禮七子五至台輔二皆顯宦至三品公為人  
明敏果斷操守絕人讀書一過目無不悉律學醫方靡  
不精究始由近侍三轉官受今除是役也董工於其所  
者令史李中壕寨官薛源政與差韓也先不華工師徒  
長不能備載具列碑陰

都水監創建谷亭石閘記

周汝霖

至順二年歲在辛未季夏之月會通河谷亭石閘成九  
月工九十日金石土木之工所有八十人役八百二十

人石以塊計者二千七百三十木以株計者一萬三百  
七十斃以口計者二十五萬三千氏以戶計者三十三  
萬五千鐵亦以斤計者三萬一千四百其餘麻桑纈  
斧錯瑣細醜縷各若干除金木糧儲出於有司他皆監  
司採煉陶冶仍資傭工錢二萬五千緡開身銀二丈又  
七尺衛二丈又二尺高如之鴈翅四各巨五十尺址表  
八十尺廣百又二十尺奉直大夫都水監丞阿黑公命  
汝霖作文以紀其事弗獲勉為之詞曰欽惟聖元煤一  
區既定鼎錫而九州內外罔不臣順航四海延九江浮  
子往入于河以貢運商途懋遷以供給京師銀角更  
可汰臨濟二百餘里舍舟載陸車輓以進御河每歲  
之人亦用七千石而歲計亦六萬緡之至元二十六年

廷用令史遷君同知馬公言開會通漕河計安山勢  
汶泗洸等水屬之御河度其地勢穹下前後建石閘三  
十餘座以制蓄洩於是川途無壅舟楫憧憧水諸陸運  
利相十石以故國用充而民不匱四十年于茲矣惟襄  
林至孟陽泊七十餘里湍激迅復沙土壅澁開再啓餘  
舟方一游嘉議大夫都水盧公因蒙塞榜溫等議宜於  
谷亭北郵傳西創建石閘匪黃良艾河等集以厚水勢  
則免齟齬之患詢謀僉同乃上之省臺先請令下之日  
奉議大夫少監德安命曾掾韓恪蒙塞劉惠帥家爲善  
其事未幾會監丞阿里馳驛分治山東下車之初首以  
斯閘爲己任更命書掾蘭芳蒙塞劉思齊暨令史周以  
霖蒙塞趙居敬奏差賀居信王定者充提長張克舉等

積善夫在經也。監督庫樞晨夕分生其奉公威嚴謹恪  
寬以濟猛故人皆獻力惟恐弗逮而同一濟寧事乞台  
奏請濟州達魯花赤春登昇事魚棠邑尹承事李德勝  
歲能致勤故能克底厥功經始於是歲之二月訖功於  
各月中樹巨閘傍羅鉤砌龍鱗鏤落騰雲卷冠以虹  
梁懸以金鉤周綴繞密浚若天成於是創牲醴酒大祠  
河伯會群屬於河上以落之舉酒作樂伐鼓啓鑰水平  
舟行帆檣翳空舳艫相繼進退開闔曉莫不歡喜歌謠  
是役也始則嘉議盧公建言之力中則奉議德安公經  
營之勤終則奉直阿里公鍾成之功於國於民永賴以  
濟於斯見聖朝人才之盛中職者不苟祿而勤於效忠  
矣因據其所聞而為之記

建角臺孟阻切薄石牀記

趙文昌

聖元以神武定天下開石基既城宋遐邇率職來  
庭而江淮漕運商旅之轉販仕宦之往來非舟楫  
濟不通此會通河之所以作也北歲河南山東水  
常黎民阻飢質航餽艘通麥米以濟其乏者自南  
首尾不絕故民免飢色一水之利豈淺淺哉河功  
于今幾二十年歲月滋久霖潦浸淫岸移谷遷下  
塞都水監上下巡視求其利病以沛縣之金溝沽  
臺之孟陽薄沙深水淺地形峻急皆不能舟楫中之人  
網翔乎河上積塗泥截河如壅壅之狀既成而為水  
去遇有官物往來必驅率瀕河之民推之挽之者不  
下千餘坊輿動衆民恒苦之遂條陳詳悉上其事都省

右司都事王潛都水太監馬之貞等奏言李懷璧與都  
水步監石持至頭臨視與所說合議曰夫水積之不厚  
不足以養大舟蓄之不廣不足以供下洩今也莫若立  
堰以積水立碑以通舟堰資長碑資堅漲水時至使漫  
流於其上如斯而已矣於是視地之高下程廣狹量淺  
深繪圖計工以報都省議脩之從孟陽軍始今值歲曉  
先辦物料與工以春首爲期擬用夫匠一千二百三十  
二名監夫不足於近色差雇五百七十一名就給工價  
米糧凡一切物料官爲和買給中稅錢五萬五千緡不  
敷於濟寧路官錢內支選差覆審司提舉仇銳來量是  
役預辦所需金石材木諸物於濟寧泰安州郡收買先  
給其直費也

越之甘石林金頭沈銳一依新制積分工役實則等也  
舉繼事處之有及人人用之有節據求官李傑等  
領李林奉安州判官敬佩監督無風雨晨夜故力甚而  
功多皆不意其素其堰橫長一十二丈中為牌門外石  
內幾高一丈四尺基縱廣八丈牌下廣五丈後之如壇  
級以及於上五分廣之三起於大德八年正月訖于五  
月九月用工十七萬六千九百九十中總鈔十萬三千二  
百五十緡糧 十二百四十七石落成之日鼓聲四起  
牌門啓鑰高師序次以進前旗一指通數十百艘於以  
食談笑之頃民無少長觀之者如趨市皆相謂曰吾生  
何幸親茲盛事有以見朝廷利民之意宜勒石以傳不  
朽亦使後之人知諸公致力於斯也命謝里高立一小



乎。里而集諸文王再編管論之天生五材民並用而聚  
居其一在易坎為溝洫天下其上其象曰稱號天  
川乘水有功也蓋聖人治天下其利如水源委順  
不害晝夜盈科而後進水之體也載舟以濟物水之德  
也自剗剗訖鑿之功行於天下故有國者用之莫不從  
立漕以供都邑見於司馬遷河渠書班固溝洫志及歷  
代史書著之詳矣予謂是河之興不特便粮道而利商  
販且四海九州同風共貫可為之會也夫自南北雖一  
之後觀國之光者縣嶺海而至京師張帆鼓柁行數萬  
里卒無壅閉之虞可謂節宣其氣爽氣宣而通可以致  
隆平可為計國脉其孰曰不然予不揆因紀備歸之歲  
月遙僻且之牋簡自可讀焉者公等以議所以為可

三才圖會其美則美矣尚稽其二過師之人方  
緣舟以待從者若旱之望雲霓君子圖之

沛縣新設飛雲閣記

張暉

粵稽漕運之法古未有也禹貢所載入于渭亂于河之  
類而三代之輸不過九州之方物管子所言粟行五百  
里之類而春秋之漕不過一時之饒卒自秦罷侯置守  
使天下飛鳥輓粟於琅瑯負海之郡以貯北河之倉率  
三十鐘而致一石漕法始講適以病民不足論矣漢漕  
皆仰於山東而江淮未通唐漕皆仰於江淮而諸道不  
給宋漕由江而淮而汴而汴人頗便之於後江船不三  
汴船出江而風濤之突蕩道里之遙適以至構水之術  
與直達之法置又不能無弊焉我朝

天福初遷居定都南京居天下之中四方貢賦皆由是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京鎮天下之重四夷畢服稱號永正  
律清法之詳舉行於是距清源懷濟師鑿險以據  
一帝脉絡萬里通津而舟楫攸濟無風濤之險  
會之功所以遠方之果日致畿下如坻如京陳陳相因  
舊朝宗之執奠之能禦創業垂統之宏規既萬世之  
可易者也

聖子神孫而守之以成百億斯年太平之丕烈特敷盛

皇上聰明睿哲繼天立極華夏蠻貊咸有帝臣之類凡諸

七、

祖宗之大典。猷是猷。是式其。於漕法尤加慎重。既命都  
憲大臣以領其綱。又遣繡衣司空之官以分治其事。  
後安都邑。皆濟之職。以其理之所。以全民生之天。立邦  
家。悠久計者。至矣。為人臣者。可石精白一心。以贊揚萬  
一。乎。濟之長河。其漕境之要。而泡河。衆以悉納之。景泰  
乙亥春。徐之判官。蒲東巡河。及此。吳川流之遊。無以濟  
舟。相度地利之宜。為開白其。事于

欽。總督漕運都憲副都王。意都陳公繡衣汪公。悉如  
以請。遂移檄沛縣。勅設。發。總。情。示。允。慨。與。情。經。始。於。三  
月之初。落成於四月之。昔。凡。其。木。石。之。用。百。工。之。需。以  
紙計者。有餘。村。山。土。素。具。費。不。及。民。任。取。資。而。就。厥。功。者。

沛之知縣古信蓋其役者邇邇所大使李勉四亭驛承  
楊榮開之制高一丈一尺寬一丈五尺東南去泗水驛  
三十步北至水母神廟二里餘抵長河西接飛雲橋  
之流因其流而設其欄故悉橋之名名之為沛邑閘關  
為舟楫濟急遠近多賴人以為便則斯閘不時沛之壯  
觀而於漕運未必無少助云商華司大使張振陰陽官  
馬驥重述沛人意合辭屬予記敬叙漢唐宋漕法之得  
失與當今漕法之大備告之然奉行其法又在其人若  
判官諸侯可謂優於謀界而不負寄托如縣古信可謂  
敏於有為而克盡厥職監縣永朱亭書聽主簿唐泰典  
史鄧利亦中司心聖月以贊其成入學生張顯宗周善  
事合自石之用載永文是咸可書

漕運通國家之貨物山泉為水澤之本源然時作之兩  
賜弗若則川流之源淺斯殊須獲知來之人規規浚其  
津要首尾繼還知要乃可常行此會通河之所以開都  
水監之所以設東平景德鎮行司監丞奉議大夫劉公  
之所以來也花官之始克行乃事凡所轄去處躬親閱  
視隄岸之卑下者增築之水脉之淺澁者疏通之以是  
歲春首顙旱恐致堙塞慮瀕河水地有可以排決而入  
之者以增益之庶獲助佐汴流尋源自北而南過古之  
任國歷今之魯橋沙泗汶合派之次里幾一舍而抵黃  
山之麓覓其土脉膏潤復進而前得泉沮如而出可以  
澍觴者數穴泓澄於泥沙之間俯即探之溫如湯調而

飲之甘如醴以杖引之緣勢而行又如蛇之赴壑或稱  
役夫鑿為溝港注之於河其流甚順溶溶瀟瀟不啻  
夜而遊知其積之也久翼梓權之工應泥濘之役於是  
涿之下者比之往日力省而行速莫不歡呼鼓舞而過  
其為補益有不可勝言者存乎其間即召彼故老詢所  
稱呼莫有知者因憶尼父荅仲由之問名不正則言不  
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之認以是泉也出乎黃山其性甚  
良宜目之曰黃良泉聞者眾口一辭應之曰可遂定其  
議謀勸諸石以告來者遣以禮命文於予一至再至予  
特佳其公之任職也效其能以成其事泉之遇公也出  
乎隱以彰予名一舉而二美并故樂道之時皇慶元年  
壬子也

水經集記

陳師道

汭曰千鵲大關如決水經渭河至秦陽其流渠出焉  
至陽武其下為沙渠水是也其出為陰溝至後儀其下  
為渦別為汭汭至家別為獲餘波迤於睢陽東歷蕭彭  
城入于泗注渭鴻溝官渡晉獲升後與渠一也禹塞榮  
澤而通渠于甫田其後河絕旃然入焉即索水也漢書  
地理志滎陽既有汭水又有良鴻而受沛蒙有獲水首  
受留獲至彭城入泗以余考之河渠書云自禹之後滎  
陽引河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  
楚而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入河于甫田又引而東明非  
禹之舊也書曰濟入于河東出于陶丘北者入而復出  
也溫為滎者濟之別也滎波既豬障而東之也周官又



謂豫之川榮洛幽兗之川河沛則河南無濟矣其源一也  
蕩受濟禹塞榮澤而用河者皆失之漢志荏蕩無出皆  
獲無始蓋各之也余謂與經合而榮水諸書實不載之  
疑渠汭為二而榮有一焉杜佑以經作干順帝之後議  
誕無據叙渠源或河或沛或河沛合其說不一次其所  
引經紛錯悖戾而志亦泐畧不具辨始末蓋皆不可考  
也自漢末河入于汭灌注兗豫永平中冀反自榮陽別  
而東北至千乘入于海而河復於是故漬在新蔡之南  
注所謂絕河而受者自此始隋開皇中因漢之舊道不河  
入汭大業初合河索道通濟渠別而東南入于淮而故  
道竭今始末都受過水無與河於幾為白溝於木為長  
少於單為小渠於餘為小渠之謂千里西來而故

道淺狹，春易不勝舟，秋水大至亦不能受也。簡其舊之陋，城小不足以居民，又別肆於河，每水至，南甲水，皆徙避之。庶金波馬率數歲一達，以為病紹熙三年，縣令胡奉即張惇始自河西因故作新吏為大渠，合平東河以導滯，而援溺於是富者出財，壯者出力，日勸勞，既月而成。邑人相與語曰：渠議推矣，更數令不決而卒成於吾侯，孰有惠而不報者乎？是不謀而罔欲於石以屈余，余謂張侯其君善守，峻而言直以成名，其任善義，不畏不傾，以登于治，其司紀者多矣。而父兄獨有見於此者何也？夫善為治者，人知其善而已，至其所善，雖其得言也，衆之興，皆有迹，其效在今。此邑人之欲書也，遂為之書。

疏鑿泉林寺泉源記

湯節

距泗水邑東五十里神隱尼山之陽有廟曰仁濟廟之  
西有寺曰泉林其殿宇巋然林木蒼鬱鳥聲嘯嘯馬  
於中傍有泉曰珍珠曰趵突曰淘米曰洗鉢曰響水曰  
紅石曰清泉曰湧珠其源皆出於山澄如湛鄒其流環  
繞映帶寺之左右而而南經下橋橋之西復有泉數十  
曰大玉溝小玉溝潞波黃陰趙家庄石泉珍珠東岩石  
縫西岩石縫二角溝等泉合流于沁會于曲阜之沂河  
轉于天井關會通河沿淮達海永  
平江伯陳公璉言于朝爰命工部王事顧大奇等徧歷  
山川疏濬永源以通水利以濟漕運後以右通政王孜  
中史鑑主事侯暉等繼之不遺顧公之能正統

朝廷簡出之宜所司請罷是舉其上下衆源因以  
今特董督糧儲心計指畫以衆源利濟所資不可無官  
此典其事乃請

上于其奏於是主事熊鍾傳弼等官叩命來茲仍就  
其利澤及於人多矣通渠亢旱不雨河道停滯公親詣  
泰安州等處既通大小衆源踰泗水見乎衆林衆利  
入新廣縣是通渠不便者改之亂石者去之不通者  
之又博訪故跡得於舊臺者言是衆皆從石竇中出  
湫無比汪洋不窮余聞而益喜衆之舊有名者勒珉以  
紀之無名者立石以表之用為名山勝槩之助尚慮未  
既從同泗水縣官訪于邑之少長所得石河等衆一十  
三道衆無巨細皆為之開鑿以濟不通事既集不可無

文記其實竊惟漢唐宋鑿川濬渠以興利既田實有益於人國者也茲惟泉山乃衆山之精脉合細流以利長洪濬運

國家以之輸饋餉而倉廩事之所關莫重焉矧夫古之爲人臣者夙夜匪懈勤勞王事以盡厥職疲國報稱於萬一余以韃線之材奚敢趾美於前人哉但以斯泉之利恐歲久泯於間遂書以識之使後來者有所知焉時正統九年八月也

重修徐州百步洪記

商輅

徐州城東南百步洪以勢極險峻舟行艱於上下水勢大石百餘如勢障人呼爲翻船石裏洪霸下鑿濬而如之女子等流百民沿經過涉負以百數賦役甚

需商榷之其物被淹沒至不可勝計甚若舟人亦往往  
因而覆溺東西兩岸牽路低隘稍遇水漲遂至繃沒無  
路可尋水退則土去石出變態難於步履官衙督  
工脩治鋪草萬束輦土平蓋費財勞人僅取便目前  
而水至則前功盡隳艱險如舊自永樂間通漕以來  
費不知其幾迄無經久之利咸化丁亥冬官主事顧昇  
奉

命守洪至即相其形勢度材量力銳意脩治傳詢土人廣  
採輿議遂具疏請之於

朝及移文部堂并總漕都憲咸以其言為然於是募工  
鑿去外洪翻船諸石補平裏洪壩下數灣東西洪岸并  
牽路各用石板鑿砌扣以鐵錠灌以石灰既堅且固兩

堤各植柳濬井以蔭濟行者凡有關於洪道有益於漕  
運如金龍等神祠觀音閣公廳開廳鼓樓及軍夫所居  
房屋共二百餘間重脩增建皆煥然一新工匠用價在  
情夫役日給以食所費錢穀以萬計悉設法勸率所在  
民一毫無取是以人不知勞而功易就謀始於成修  
戊子春正月落成於明年冬十月舟行至此如東安流  
東西牽挽獲便切途往來之人衆口一詞靡不稱快儒  
士弘毅等以主事有功是洪不可無述不遠千里而來  
求爲之記予惟天下事無有不可爲者但安於苟且樂  
於因循以爲人之受害乃勢使之然卒至於功無所成  
害不可去甚多矣噫此豈仁人君子之用心哉昔李冰  
鑿石壩上流節文其利溥矣予以此思於興代之利

其害耳郭思先在臨清三載督造漕船七百餘隻改脩南板等四批濟觀音等河至今利賴之而於此又完成偉績使人去險即夷易危為安其濟利之功豈小補哉是可嘉已郭思世家蘇之崑山近隸籍潁州由進士拜今官願與幹濟將來名位未宣其助財脩洪多往來公使達官貴人及富商義旅用列名碑陰庶來者知所勸云

重脩徐州洪碑題名記

薛遠

徐州之東亂石嵯峨而阨乎河流有起而高聳者有伏而森列者是為徐州洪舊名百步奔流迅急震蕩洶湧舟之下者一或觸之則舟覆沒而人不免於漂溺舳舻而上挽舟之人非有強力及土人熟知水道者主持亦幾



永懷德之人恒難於行前此生供者每積草莽不  
類永懷德激隨復補葺工料費以鉅萬民始病焉  
年工部主事潁川郭君昇奉

命提督是洪慨然有平治之志不急近功以規小利務  
大計以作永圖遂達於總漕諸公及詢諸城者愈力為  
可復念徐民困於挽漕罷於奔命費無所出乃勸諭  
民商賈之經涉者各出所有咸籍記而貯之事集乃以  
上聞得允其請咸化四年正月始募工鑿治俗所謂翻  
等石悉去無遺渠兩傍之隄咸疊以石卑者崇之使  
廣之灰以固之鐵以束之高平廣衍人便於行西隄  
袤凡為丈二百東則殺其一焉崇凡一丈廣五倍之隄

可公樹以松俾盛夏人有所依俟夫以工計十萬  
以根計七百用石大小以枚數之二百一十  
灰磚是計鐵以斤計十萬等之類不可枚計人未所  
食之糧僅二千七百餘石成化五年冬畢功君及期當  
代徐人以外洪未脩懇詞留之不果行六年春復勸募  
召匠脩治

秀三之國憫其勞費賜白金助之七年六月告成隄長  
凡為丈一百三十崇廣以裏洪馬水道闊凡十丈深半  
之其所經實比裏洪減十之四君乃追念兩洪之成而  
工費實資于民商賈之助因醵不題名請于記其上竊惟  
朝廷所需咸仰給東南飛漕運之所輸王會之所經商  
賈之什徃貢賦之所入必由於徐自南畿以抵于北三

國家河渠之利太矣况役雖勞而不加於民費雖多而不出於官論人樂其成而無再役行者遠其害而獲永寧與昔勞於民費於公靡有其效者殆相萬萬也是役也雖實乎所用無非郭君才智之優則莫能經理以濟其事郭君復能於役成之後推其所自勤名以彰衆善足以譽今而示後後之人必有觀其名興惠然之念考其迹而思卑治之勞績其事極其類則洪之利將有以及於無窮不徒今日然矣

呂梁神廟記

趙孟頫

神者天地間之靈也其於國之出入侍通祀者惟山川

則其功總於民有以聖賢而兼主山川之祠則當往  
之祀亦必數焉徐州之水合於呂梁洪而入於淮近  
世乃兼受河之下流徐州之山自西南來而決而  
起為岡嶺累累然相系不絕水中涵石數百步其  
信其上下如縱橫十之二三高出於水上者錯錯然  
人齒牙水勢少緩則悍急甚舟行至此百篙之柱  
績之夫流汗至地進以尺寸計其難也乃樊鰲天  
之人常號呼假助於神明有元混一天下乂東南  
之輸皆引道至此故舟至蓋多日百千萬艘有廟在  
之西壩所祀二神一為漢壽亭侯關公公事漢  
烈嘗為徐州牧一為唐郭國公蔚遲公相傳公治水  
徐州蓋有二公之遺跡二公生為大將歿而為神

人之患難夫豈愆於素志也哉先王制禮能禦大災捍  
大患則祀之如二公者蓋庶幾其人焉二公所治乃托  
乎天地之巨險在人所尤急難之地始作廟者蓋思廟  
成奉牲酒者爭門而入拜於軒陛之間者至不能容人  
之精神萃聚於此而又挾山川之氣以自壯故禱焉輒  
應每事必祝其靈赫然享祀之至將愈久而愈盛於此  
見忠義之士雖歷千載遺烈猶不泯也豈不偉哉思下  
邳人嘗為碑言性敦朴篤於事神予往年被召數往來  
洪上恩磐石為碑徵三為文予至京師文成書以遺之  
皇慶二年十月十七日也銘曰

於赫二神奮發雄武際會凶風雲服事英主維時英主  
遇合無間左傾右盼力翦禍亂生為大將死為明神

能介景福以祐下民徐今衆派浩浩南注石門中  
增悍興怒舟入至此固不虞懼日進萬船朝朝致祭  
封羊割豕羅拜軒墜神所主治委部將吏號呼乞靈  
紛急如應拔人于險拯人于陸水枯故道臨絕崩迫  
甬道險龍多守其地即去千人英威凜然十載不泯  
傳祀益虔廣作廟宇壯且麗輝煌我詩以告來世

呂梁洪備述記

李東陽

徐州有二洪一以川名一以山名山名者曰呂梁呂梁  
之為洪有二上下相連可十里蓋河之下流於濟水  
千徐以達于淮

國家定都北方東門外有河百餘里從船來往無慮日  
民船實船多不可計數率以馬道此其難於見者也

洪石特惡應利虎踞劔擢陽攝陰組中謹可下土水勢  
為所束不得肆則激為飛鯨怒為奔湍呼乳喧闐見者  
皆駭愕失度巨纜弦引進不得寸尺乘隙而放瞥掠瞬  
送迅不復措手其難如此鉛山費君仲玉以工部主事  
督水利于徐顧而嘆曰此可以人謀勝也乃始行洪北  
見其支派水所洩厥舊以東集水至則蕩為浮槎以  
去會州縣所具葉歲至二十五萬以錢輸去加十有三  
而恒病不足則又嘆曰謀之不臧勞無益也乃白諸部  
長及總漕都御史張公墳平江伯陳公凱聚徒給廩墾  
堤石填塞土壘為長隄百六十八丈廣五丈而常水  
過五尺水小則隄之斷水所用不測大則隄之使漫洩  
其上又於隄兩旁築壩三十餘丈以接端岸而隄得以不

為觀子以萊石間民困弊輕足不餘一步

有其隙隙以石甃之為丈四百一十有奇

為長衢而行者亦因以為利呂梁之險歷數千萬年

十六五六君於是奇績焉然問其後則洪天之餘

問其費所出則歲課之贏財問其食所由致則剝截

餘粟而自以經畫之未嘗責辦於有司勸假於僧士

及往來之商民而所獲亦不十餘萬民錢至二十

餘萬功倍而費亦倍矣

年而歲西陲任滿當代民之困弊若二三年而東

君既知徐州遠觀若所營作數矣顧不可不為

宿昔寔知徐州遠觀若所營作數矣顧不可不為

記予復聞于君從子翰林撰子克有為詳乃



天壤之遠其利也固已溥矣然後可以利乎民故禹

置虞官以治山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其為利而

詳然其職固也今漕河所經必有分職豈言之地

委節官以總之則病與並惟其所任然不過水道之

塞如所謂漕道之病之屬不理保者則海濶之而已矣

脩治之而後民慮倍力去險惡夷因害以為利者

詎不甚難哉夫一國有一勞而永逸者故苟其利

信十于其利則不惜今以利較之殆不可言

矣然則開漕之利者誠可為之

雖邪夫功之與世絕費者為

緝而保之則

國家愈大

然天子則成之治不為小補矣君名璵神王其字其為故  
舟之廳集夫之營市易之場皆洪事所賴又值歲歉以  
餘粟千石賑州民六百石給漕士亦洪之餘費故附載  
之

五龍王廟記

曹叔遠

高郵古鹽祿皇朝重兵宿京師倚宋漕六路賦入於是  
東維轉漕之責最天下高郵始為郡矣漕河自真揚道  
仁北趨楚野縣入淮沿河而後延袤六百餘里高郵治  
當其中途輪輻並集險阻劇重事無先焉郡西界天  
長凡埭埭上汎諸水至天長合於演迤漫為巨澤所謂  
三十六湖者往往皆縣郡左右入漕河清水潭在郡北  
二十里尤為受水要害處兩漕時至湖決自西出蕩衝

漸奪隄下為支姑蘇水所蓄匯為澤隄因漚為隄月四  
曲盤磚流顆少緩然澤以東地勢益傾墜俗號稱  
河隄隄猶弱又不支則潰澤東注為患愈急舟習而過  
之或漂淪莫測也澤之左舊有五龍祠歲時祭惟謹  
需承平時船艦相衝即虞視隄既不容一日有潰決損  
必乞靈于神心鎮之其畏重固如此中興以後漕事重  
在江浙南北謀解還枿靜寧東亦張帥所設之令又息  
惟北使歲一再至餘即販商農賧所由壅鄣於隄因不  
復甚經意間遇澤衝烈如虹望民往者三輩簿隨塞隨敗  
或從水就過使命則會急不可須臾於隄口扼隄於舟  
設下版橫絕端流權以濟事然常必更請于轉運常平  
二使竭力乃可辦而五龍祠亦廢矣嘉禾三三年直切

開吳安縣守郡以... 十月大雨澤侯侯郡...  
事終侯侯曰是真可所也限在境其備廢正吾職郡計  
雖健足無羨贏然敢不自力而又重浼二部使子乃定  
規要商工力先設二壩截河以南北而後投投始澤之  
決其徑財十有七丈至是益廣徑月以殺其怒其徑為  
丈三十圓三徑一環澤之隄加徑之大三倍隄址厚廣  
以丈計者六其顛駝址三殺一焉築功繼嚴屹崇而堅  
水波頃靜猶施莫輯滋誦謠如也又於祠舊址新其屋  
為四楹祀五龍如故事且前植亭三間以為緝祀周旋  
之所凡錢壩築隄立祠總為工一萬七千九百有九十  
錢以緝計者七千六百五十有九米以石計者九百五  
十有六經始於明年春正月丙戌告成於二月丁未夫

歷不及於源遠而扭於目前以輕重為緩急天下七八  
十年兩此矣潛隄一潰六撤事爾隄不押隄候獨兢兢  
然不愛重費厚致其力示以經久此其見到堂常慮料  
所逮異時矩度轉按庶事復古源致置邵責成初意則  
於侯斯意也其必有合余故叙記歲月且詳其本末刻  
于石

勅封陰澤靈應侯神功聖德記

董璘

高郵西北距城十里許靈應侯之廟在焉基址恢廓棟  
宇嶙峋甍戟翬飛金碧輝映其地勢左掖新開右連甍  
社塘下襟其南七里環其北四圍皆水旋繞而迴地其  
壯勝實甲於淮南諸郡侯性耿名遇德顯于宗哲宗時  
天憫純朴心行剛正高貴華靡不為榮求紹綱邑不

屏家司於營中，水火方諸之孤，閭寡力行方便。席泥身八湖波上，至拾席步水如履平地，人有病苦者，惟以藥令之，即愈。厥後自建炎、淳熙，寶祐開慶景定，咸熙間，顯靈封爵炳然，皆載諸碑記，有可考焉。洪惟聖朝洪武十八年秋陰雨，連綿湖水泛漲，堤岸潰決，民被汎漫，頃有夢對橫流，水回而至，填塞無遺。是夜居民見紅紗燈，言於斯處，照燭良久，不見。洪武三十年大水驟然下井，行舟從井，復決，官民祈禱，俄頃忽有艾對數段從西而來，竟補其闕。民獲寧居，自洪武永樂間元望王道經於斯，咸格牲醴，遣官以祀之。我

皇上繼承大統，懷柔百神，宣德七年秋七月，平江洧陳壇備本州申據里老呂讓等呈厥所自，照會禮部奏奉

宣慶命有司歲脩常祀宜其我侯洋洋在上濯濯與靈  
永在斯民衆無窮之利澤焉既述其事載系之詩曰

湖光萬頃玻璃明蕩摩日月涵太清我侯鎮此福黎  
庶昭著神功翊太平卑自顯靈由宋世幹旋造化彰  
神異旌旗白馬現雲端地翕天開地利濟歲逢景定  
亢旱侵田疇龜听愁民祈禱潛通運神化傾盆四野  
皆甘霖又聞咸淳乙丑夏蝗蝻生發遍中野陰驅皆  
集廟之傍疇能飛去傷禾稼肆惟洪武乙丑秋障堤  
衝決水橫流俄然於茲補其隙紗燈夜照祥光浮我  
侯顯靈非一歲崇祀擇思思如海雨順風調五穀登  
土庶忻然我侯祇今

載增輝光

錢冲之重

小公塘記

李孟傳

淳熙九年八月丁未  
江淮制置發運使  
錢冲之重  
歲漕東南粟越汴者  
以告病時賴增漕之  
淮南為尤重今行都  
軍儲餉上流浮江而  
揚以北河勢極直吏  
流則以此江南統十  
一故漕旣之  
利民常病然歲值旱  
乾則坐視捐濟未與  
之使時得取  
道節候有常留則乏  
事亟冬水縮千夫挽  
淺有司爰爰  
惟謹日是懼難是三  
務在淮東為最急今  
敷文錢公既

陳公始成復書也惟國朝置  
為治所曾祿六路轉輸之任  
百萬歸入河少遇淺網漕  
濟不及故自昔陂塘之利在  
塘淮東西諸郡皆宿兵歲供  
忽期官則魏輝以指父自真



以郡最憂恤漕於此道當連歲旱歉之餘以謂宜  
為郡處得地所枕江帶河束而會之以達于淮意其間  
殆有遺利而未復者先是距真州揚子縣二十里有塘  
曰陳公漢建安中廣陵太守陳登之所鑿周廣凡九十  
餘里西南所至全隸揚子唯東北接揚之江都者僅十  
之二塘倚山為形獨一百為隄以受啓閉凡八百九十  
餘丈岡勢峻峭壞以三十有六畢隴于此故漕漫溢若  
為利不費異時公私取給纔下其尺而漕則已贍足淮  
人恃之用備不虞恭愛之詞朝食弗替值中更捨懷夕  
廢弗理焉矣璋堙歲茲歲以類隄斷血漫不可考公既  
躬至其所周視乎便規尋利須顧謂僚佐曰今仍歲旱  
頃苟有怠疑便於民者雖使規創猶不當遽其勞况

建廟隱居天造豈功耳利歸自昔人即舊以謀顧焉  
後乃具以脩復利害疏言于朝且謂漕運所資故凡治  
塘之費一不敢以干大司農奏聞即日詔可公即俾屬  
吏米德舊修劉端規圖其事量功命日度厚薄糶倉  
計徒庸處材用屈役賦又以投有司募流徙之民厚其  
直使赴功而以惠之衆皆樂趨弗候程督自春三月迄  
秋八月而告成總工徒凡二萬三千一百一十有二萬  
有斗門石礮各一歲又終斯不可復據則遷其礮少西  
二十丈而更新之東西兩湫以謹蓄泄與斗門之建皆  
仍舊址飾龍祠以還舊觀作新亭以待臨察委官以專  
護中列卒以供徼巡而為塘之謀蓋備初公始來顧之  
後思欲為公家長利乃始議興築而端以從將之人

播仁惠相其成規弗愆于誠一舉而三務畢協彼其  
役殫勞居委夫事之利害隨於疑以能曉然知之者固  
鮮知而能決斷之者益加鮮是役也公獨權其利害而  
灼知之既或慮其勞且費也公乃奮而決謂利不可不  
弗究役固不可憚而功固不可不濟獨趨拘攀之疑而  
成之非夫明且決弗能也體勞惠物繫公是賴昔信臣  
糾盧浚自杜母楚相苟陂王崇脩之古之致利者未始  
不賴後之人脩其廢而後乃益彰恭愛之績自建安今  
出千三十餘年乃始因公而復興是豈偶然也哉塘成  
之日老稚譟趨踴躍爭觀相與誦之曰新塘十步膏腴  
澤滋長茂禾黍公為召父慈愛無偏公後陳先甘棠之  
懷其於後世於此而一也

皆以屬孟博曰子於公門下士記之成唯子為宜辭而不辭避而書

東坡先生廟記

孫傳

漢建安中，郡人可陳侯，字元龍，居郡有異政。元舅  
內決總衆，多威畧。侯所治，當東南之漭土，俗動剽，能  
奮夥方。是時，皇綱弛絕，各相與犯上天下，紛擾維  
孟起、袁曹虎眈許、鄴，殆無拔迹。小沛口呂布暴臨，  
桓王經略江表，侯鎮是邦，提節自固。武力既宣，  
驚法脩教，決人趨。侯雖寡愉嬉，法以嚴，暇  
行或之，而二十里外，無不聞侯之德。侯雖  
魚遊民資，以饒流，決四時，無置勤，本足食，  
而愛焉。名傳于今，以慶侯之德。侯實慶事，四時報，

千載而莫敢忘之古所謂有功者得其所以濟民則懷  
悅當時遺後世無窮之澤此為政者所勸勉也宋興大  
中祥符六年始析唐之白沙鎮附以二縣置真州為江  
淮制置發運治所而塘實在其地歲用灌注長河增淺  
宣淤潯然流通漕轉弗乏其利彌廣矣於是官輸民賈  
物皆聚焉四方使客千艘萬舳雷動而雲集故於淮之  
南為州景德祥符五年大常少卿陳留羅道濟擢尚書  
吏部郎中河南府度支觀察公卿為之使慨然追侯之功治  
愈久而利視河守之不遑令加完飾使里俗益知侯之  
德遠不可忘而嘉年之以信于後且請文而紀焉十二  
月十七日記明年四月十日建

維揚兩淮界郡也西北相距十五里有塘曰雷塘或曰  
坡坡即陂陂即塘也貞觀間引塘水溉田民獲其利大和  
間引塘水溉田民得其耕唐末迄於宋儲水以備漕運  
積而成洲其深不可蠶則時之精明也日光搖曳水波  
不與瑩然上下之一畝時之陰晦也翳空雲霧拍岸水  
聲倏然雷雨之作解質其所然蓋有龍蟄于其中利子  
塘北封之曰昭佑王是郡值旱長吏以下請水設雩禱  
雨其應如響郡人歲時歲祀而不敢忘兵革之餘猶有  
存焉皇元混一區宇斯民咸得其安淮西淮東宣慰合  
于一仍隸于揚命中書省右丞李公既擢而行司事協  
治兩淮公元勲世家項德重望式副茲選今歲大旱禾  
枯而公詢於衆有以雷塘請水告者公從之同宣慰同

知侯散翰林文秀總管刺史應堅率諸僚屬詣水焚香拜  
于祠下目繁縣宇傾頽廟貌剝落協力請神撤而新之  
冀其感之速耳未幾果如其禱庸是濟吉日與工凡木  
植瓦石一需于官工緩樂從其事以治中馬居仁董務  
共董其役工未竟越明年庚子六月仍少雨螟螣肆我  
公齋沐禁屠復遵故典貯塘水置諸寺中誠意懇切不  
五日間大雨驟早一月凡七民悅於市鬼悅於野官吏  
得以遁其責禹口一辭成龍之靈歸公之德繇是工役  
轉嚴秋八月初吉祠宇落成正殿六楹門六楹環堵約  
二十五丈有奇塑像居尊兩傍繪以兩部出入之像公  
設牲醴置靈于祠惓惓與神惠於無窮淮民何其幸歟  
揚州路儒學教從周允中用樞其責焉之記時大德辛

八十四月七日

瓜洲西津渡重建馬頭石隄記

明陸

揚子大江自岷山道已蜀山紅勢已繡漫至揚州鎮  
江之境而益浩瀚滋大淵深莫測瓜洲西津渡在揚州  
江都縣南三十里與鎮江京口相對古有馬頭石隄其  
詳所始蓋江中之潮盈縮有時益則舟可附岸縮則舟  
膠於塗去岸且數百步馬頭石隄出于江中以為登涉  
者之便固不可無者也為久隄壞民登舟者遇潮縮必  
鮮衣徒跣提携負擔於泥淖中壞隄之石散列淺水舟  
行弗戒輒有觸損之患况茲歲實東向黃淮凡兩作隄  
閩入京者必由此而京口細民必負販為生者畢集  
瓜洲旦暮往還無頃刻之隙紅回險遠風濤莫測曩者



附江趨利之徒為輕動以弊行旅甲流遇風被霍爾乃  
者歲常以百十計呼號於江岸者無日無之宣德八年  
工部左侍郎盧陵周公憫如焚撫江淮憫人病縶始議  
置區畫橋集匠料造巨艦二隻以為渡舟每艦可容五  
百人令有司選善操舟者四十人籍為渡夫前之輕動  
逐利者自是屏去十餘年間無一人溺者往來者稱便  
惟馬頭石隄因工力浩大欲重建而未果正統九年瓜  
州鎮士民趙琦廷瑞仗義輕財奮然告于眾曰此撫大  
臣督經此處尚能憫人覆溺廷巨艦以濟渡吾儕世居  
此鎮目擊石隄之崇與往來者之病涉夫可坐視而無  
側隱之心乎况吾於公無宣德間以公守廬西澤諸善  
涉險波之險者三度公一德無違日年踰五十未有嗣而

天霖一子此皆出於塗外蓋相共成此隄以之  
錢以備巡撫大臣之志乎衆皆曰善廷瑞首捐白金  
貳兩以購石材同公聞之亟以其經畧公用羨餘之錢  
二十萬補其費揚州知府韓侯弘率其僚佐及江都縣  
之長貳各捐捧貲鳩集工役以助其不給經始於正統  
一年正月落成於十一年十有二月隄長三百二十  
廣三十六尺用石以丈計三千三百二十有八石瓦以  
石計一千三百石木以株計二千三百四十五鐵三千  
四十斤僦工之錢一十五萬六千四百有奇隄成完密  
堅緻往來行旅免從蹠泥淖之苦固不歡悅稱便近  
乃復以周公之命於隄岸之上建高樓五楹以為行客  
休憩之所而周公扁之曰江淮勝槩於是鎮之耆老相

與謀曰周公造巨艦於前涉江者免覆溺之患廷鼎於  
石隄於後登舟者無泥淖之苦皆莫大之德惠也是宜  
具書其實勅諸貞珉俾後來者知周公與廷瑞重庠之  
由必能嗣其脩葺之功使舟與隄常堅完於永久焉議  
既協乃以書來屬筆於予予家距瓜洲僅二百里於鄉  
人往還聞周公之造渡艦廷瑞之成石隄固嘗歎慕其  
刊物之仁遂曰父老之請不辭而為之記

江淮勝槩樓記

王漢

正統十三年戊辰冬十月予陞秩尚書赴南京過維揚  
知府韓侯語予曰瓜洲江淮勝槩樓工部侍郎周公  
聖肇工歲丁卯秋踰年而成瓜洲東南大鎮閩浙諸  
與海外番國遺使貢賦

朝臣差遣使臣監漕運之舟由瓜洲濟江逐利  
者渡以小舟風濤洶湧多致船覆出在官錢造二巨  
艦以民之善理舟楫者載以渡之且蠲其民徭役又屬  
著民造珣作石隄凡三十餘丈瞰出江岸以舫舟登岸  
者便之然舟無候館或風從雨暴水湧潮溢行者黃立  
于隄以待臨不測之淵遭遇險阻相視愕然咸有憂色  
公又出在官錢市村求募工匠百費是樓五楹就于  
石隄挂高三十有八尺上闢窓牖中置几榻以容使客  
貴游之士下通其中為路其旁以息行旅其後為櫓  
以便具飲食凡渡江者遇險則止無復憂恐而登樓者  
可縱目一覽江山之勝遂名樓曰江維勝覽款以請記  
予諾而未敢執筆明年己巳

今上皇帝嗣登大寶予走朝賀既還與巡撫淮甸吏部尚  
書趙公巡按監察御史符公相遇於揚同往鎮江及八  
洲登樓四望大江南來浩渺無際金山峙手中流而京  
口諸峯羅列如屏障景物之勝舉在目前趙公曰樓名  
勝堅固宜而游息於此者盍知所自乎此周公之功也  
子曰然於是竊思古之君子善於為政者比利民之事  
無大小必為之三代之時道路津梁舟車館舍賓客之  
所寄寓舉皆有備其法之詳周官謹書之近時仕者於  
學不講占法廢弛周公巡撫南甸經理財賦國用充羨  
生民安富上下蒙其利凡二十年矣而造舟作楫持餘  
庠耳人大受其惠如此君子哉善於為政者也趙公曰  
子之言可書以示後人是時揚之官屬咸在籍侯進曰

以樓之記煩執事今幸得二鄉相登覽目觀其事敢  
請書以記于樓不可遂為之書公名忱字恂如江西  
吉水人永樂甲申進士以翰林庶吉士擢秋官主事陞  
員外郎累陞侍郎今拜工部尚書趙公名新富陽人自  
工部主事累官至尚書剛直有為蔣公名誠大庾人自  
縣令陞御史韓侯名弘閬中人為賢太守云

儀真縣重建新牒記

王愷

國家自遷都北平歲漕江南粟數百萬斛以供億京師  
而由儀真入運河者十七八至於往者之造于  
朝商賈之趨於市置傳拉船之出于途其往來絡繹亦  
多取道于斯焉然其地濱江江船入河抑衆異勢宋嘉  
定間嘗即州城之南建清江牒久而墜開

國朝洪武辛亥築土為壩成化甲午巡河郎中郭君  
修建議置牌首東關決壩水出中牌以達于羅四橋港  
凡為牌四以通舟楫一時稱為便利既而達官要人旁  
午雜遝啓閉無節河流遂耗而牌復廢焉弘治初元今  
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蔣公璠舟經其地耳聆目擊利  
弊瞭然於是疏言於

上請復牌制事下冬官議久未決公累抗章論列不已蓋  
當道堅持不可行者三說而公力辯必可行者數事附  
臧再葺公復以程式進始奉

斷命南京守備太監陳公祖生鄭公強暨公琮南京工  
部尚書劉公瑄侍郎黃公孔昭甚酌而存於是分遣內  
監左右少監充憲巡御馬監右監丞李君景屯由司郎

中施君恕往度形勢延問耆老參酌羣言歸於定計其  
論有曰建碑非私智因車壩之疲民廢碑非偏見廣濟渠  
之泄水廢壩兩端各有所見惟在夏秋江漲則啓碑以  
納潮冬春潦盡則閉碑以儲水碑壩並存而互用之庶  
衆遺利此論既定始戒党君施君集材庀工因舊中碑  
而另拓之以爲新碑上高一丈三尺中廣二丈袤四丈  
列板二重兩翼各長八丈有奇下甃石基數級高五尺  
有五寸方冬潮涸俾與河水相平一如公所預定之式  
先是響水碑去首碑纔百步許水勢衝激舟行多敗今  
撤去之而東關羅四二碑則仍其舊凡用物以報計者  
木一千五百六十四竹八十三以丈計者石一百四十  
二以石計者灰一千四百五十八秣米一十二以塊計



者板六十三以斤計者鐵六百五十二卷三百五十度  
一百六十桐油二十五以片計者葦麻八百工以日計  
者二千五百六十四始事於辛亥十月六日訖工於壬  
二月十八日明年壬子江南夏徬淮揚之間湖水泛溢  
而歸遂成不惟遂疏通之利而且乞衝決之患說者謂  
事之興廢似有數焉非偶然也屯田君恕偕其僚都水  
郎中安君康具事顛末過予請記予竊以為天下事有  
變有常常所當因而變所當革所貴即事以觀理隨時  
而處中以求合天下之公為百世之利如斯歸之建是  
在蔣公字宗玉南劍尤溪人博學多識尤工於詞翰而  
雅善神論遇事敢為無所避辭故

上卷之論隆寵任而公感激以求無愧負即斯歸觀之其

餘可類推矣。因為之記以示來者。使知興利之難而經  
營之尤不易。官于斯者毋驚私而隳已成之功。遊于斯  
者毋怙勢以貽將來之患。庶幾事有常規。法有定守。而  
經

國庇民之政亦永有賴矣。

儀真東關記

汪杲

儀真東關。開工部主事夏公吉之所建也。公以  
命來督儀真。謂儀真京師喉襟之地。轉輸漕運之所。必由  
朝覲商賈之所。必涉有京師。不能無儀真也。然儀真三  
壩。又非取給於東關。不可。五壩盈則蓄。東關以泄其  
五壩涸則泄。東關以濟其急。有五壩又不能無東關也。  
是五壩者。用於京師。東關用於五壩也。公之吃吃於

此豈為儀真計哉京師計也天下計也公之用心  
朝廷可謂至矣公既建聞人有謂公於某者曰儀真五  
霸之地一窪沼也以京師之大賴其力於此尋丈之隙  
豈不深可慮哉然欲為京師計使儀真五霸不費餘力  
而國用自充蓋有難者昔虞文靖公遷祠天妃二使者謂  
國家之東荏苒之澤濱海而南者所費相去甚沮可相  
之地何啻千數百里使若東南之人限圻而是給土一種  
農具為之屯種其賦之入可省江南漕運之半而儀真  
五霸之力常亦可以不費也又謂儀真距急水河之地  
高下不下數丈使塞瓜埠決六合野浦橋之淤塞自急  
水河以達於儀真長江大河風帆浪舶瞬息十里航之  
能集而儀真五霸之可以併省矣公之所以為

朝廷計者乃不於此而於彼何哉果曰不然子博以已之所涉者以料公也公豈不知出乎此哉果以病廢所  
國家濱海而南之地足跡未嘗一至不知果可以此用  
否也又不知慶文靖公之說行於古者而亦可以行於  
今也使其可行從前之說則也由之入但可以省江南  
之半而其半之勢能不藉夫五霸之力哉從後之  
論其策雖無可議然亦一而下亦未可遽以口舌而事使  
果如是則江空水落之時而視夫濬滌瀰漫之日又不知  
其能用否也苟有不然而五霸之可廢哉五霸不可以  
廢而東閩之關亦可以廢也蓋公之學存本末故其政  
務緩急緩者故大而用力常難急者效速而用力常易公

知三者皆善故先其易而後其難而若所謂以急水河  
達於儀真公之友夏官主事晏公元善已

上聞矣元善之於公有不知若乎知之公有不為之成乎  
以元善之論而公成之公之功也至若文靖之說真不  
甚易非有回天測海之力不可以泉觀之公可辭乎使  
公不以為難而又極其力焉則

國用尚何不克之有公殆將以是三者次第行之而得  
公不知出乎此者不知公也不然則善與人同不懷不  
恆者又豈無道乎知急水河之論以儀真之水未可也  
使使併五湖而遷廢之則往來京師者何以持以信  
開東關者急水河地也知此四之說以天下之車能會  
急水河之舉為有不善則為迂談何以取信於人

水河者屯田地也此公裁成左右之精經  
之妙人不知之而公獨知之而果竊窺見之者公必居  
其一於此矣嗟乎天下之治使皆結繩使堦野庶則已  
如欲酬酢乎其他則計之大者亦無以過於此也而  
公者尚可為之營哉是得也巡撫總憲李公周公其可  
其謀管河御史其公即中書公其責其成守備都指揮  
昌公定同其事而管理則有公其任知縣陳公千戶  
郭鎮縣丞謝寅主簿將本去後則  
吏則立紀老人潘宣其勤奮  
者也公亦記其於公非以  
事如此公其以果為迂問  
其事云



清河圖志卷之七

詩

高粱河

馬祖常

天下名山設此邦  
水經曾見註高粱  
一觴清酒出昌邑  
幾折繁廼朝帝鄉

直沽

王懋德

往日滄溟浸碧天  
蓬萊樓閣遠相連  
東風輕暖海輪和  
稍一夕潮來集萬船

又

曹榮

近海龍峰成孤城  
雄雄如河漢千里  
蒼蒼如海輪千里  
鯨波外樓臺蜃氣中  
春來何似景烟綠  
晚霞紅

再過天津



南河下接流河飛入天津漲海濱獨坐船窗清夜寂  
弄弄柯靈扣舷歌

百門泉

周百祿

光輝猶日動珠盤汎汎輕風漾碧欄俯檻恍然驚醉眼  
雲天却向鏡中看

又

王鑑

濟南七十二名泉散在坡陁百里川未似共城祠下水  
千竇遙遙盡欄前

蘇門百泉

劉豫

太行雄偉奔霄雲分蘇門為肘腋孕奇產秀氣蟠盤  
湧作琉璃千頃碧初疑龍盤山趾仰竄明珠飛的皪  
忽如相靈隱所駐大鑑開匣乍嘗抵案世間影浸雲煙

頻深照沙改顏色相類一段佳風月餘輝幾州又動  
昔聞隱淪有仙人高標清興溪山故悠悠往事散浮雲  
唯有遺壑行有跡我居東秦渭水南無限泉池日親  
一行作吏別經年情思壅埃何處飛雲祠因禱來憑欄  
頓爽骨毛快宵臆飄飄蘭舟七八客鐙炬望簫隨分入  
勝聚紛并恨不暇恨之曾戈延臥刻歸來簿領厭沈迷  
春睡每着蝶夢適心約他時杖履遊醉嫩溪流枕溪石

泗源二十韻其泉出於石竇中

泗泉奇且怪聲勢各喧騰一洗乾坤去蛟龍窟東  
來稍深煙作陣初激雪成堆必入既導源應見整閘  
乍深濤不起漸速浪相催可把江心止堂前海眼猶如  
微繞近王終盛忽奔雷獨為春無并丘因潤有苔煇輝

已觀難實側候見過以隈臨時石鈔聖難救沙正岸易  
類通雖喻濟源返亦到蓬萊時對僧常至乘維客未迴  
我從原際瞰誰自谷中推潮湧海濤海濤漫好泛杯扶  
寧容蟻穴湍可暴魚起翠華非天爾排淮迎力哉傍如  
巫女峽錯上類楚王臺壯有漏澤空神吳朝此裴陸  
但水穴林幽多鳥雀地僻少塵埃更參茲佳趣詩愧  
不才

泉林會泉亭

徐有貞

靈源四出石玲瓏自與諸泉異不同誰道山中無水府  
只應地底有龍宮萬珠跳湧人聲合一鏡燈明月影空  
好為遊將千里去長流助我濟川功

清泉

陳忠

公餘問俗得民情  
丹詔九重憐要地  
粵海明珠散復成  
心

又

井飭琉璃舊有情  
死我猶存不出名  
照春明月深通海  
光如晴虹湧近城  
面如白玉照人清  
一掌流雲層巒秀  
幾古寒威須知濟  
世為甘澤未肯生  
仙骨

沽頭阻淺

齊

傾囊作舟備頗意遂所往  
此道無人何與卒在缺肉  
頭臨閘水寒淺不容漿小  
倚得微風品落手不亡強  
纔一篙退却已數丈兩船  
忽接船石噉食餘錢所船  
釋柁後船如脫樞回頭望  
沙岸心折兩船枕後銀燭

逼出險終自誤都懷棄本功在易書彙集夫知理即事  
豈有患非想歸焉尚依棋游魚亦驚網人生露錄中百  
歲徒窅窅白雲何方來相招此予願

出彭城北門

陳孚

千載金湯拱上流只今惟有夜花秋江南客子笑無語  
閑看黃河下汴州

汴泗交流贈張僕射

韓愈

汴泗交流郡城角築塢千步平如削短垣三面繚遙遙  
擊鼓騰騰樹赤旗新秋朝涼未見日早早結束來何為  
分曹決勝約前定百馬皆蹄近相映毬驚杖奮合且離  
紅牛纓綬黃金鸞懸身臂著馬腹露盤應丰神味馳  
迢迢散漫不用矜重寶紛紜爭變化格雖異自可意氣飽

燬城而入北土呼此謀曰戰非然則豈安能行矣  
當今忠臣不可得公爲吳走須然賊

與吳先舒頌汝所得臨安

蘇軾

彭城古戰場孤客倦登臨汴泗交流處清潭百丈深  
人輟千里足蠻來杜尋何以娛佳客潭水洗君心

河漢

蘇軾

熙寧十年秋河決澶淵注鉅野入淮泗自漣魏以北  
皆絕流而齊楚大被其害彭城門下水二丈八尺七  
十餘日不退吏民疲於守禦十月十三日漣州大風  
濤日既出而河溢一支已復故道聞之喜甚庶幾可  
濟予乃作河漢詩歌之道路以致民願而迎神休蓋

聖王者之志也  
晉元帝西漢元帝封閼河漢景帝二年鉅野東傾  
海河盡入海食黃河鱸萬里沙曰封樁盡初造越歷  
天白羅河公未許入力窮新勢萬計隨源下吾君仁聖  
如帝聖百神受饗河神騎帝遣風師下約束北流夜震  
雷增橋東風吹動收微渌神力不用洪圍竹髮人種來  
潮河亦仙看浮槎樓古木

百步洪

蘇軾

長洪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絕手氣無起  
亂石一線爭砥柱有如走馬落駿馬下注千丈坡  
斷絃離柱箭脫手飛過迴腸珠翻荷四山駭轉風掠下  
但見流湍生千渦橫看成嶺側成崖一快何異水僧誇秋河

我生成化日夜逝坐覺一念論新羅紛紛爭奪醉夢裏

豈信淵珠埋劍鉞覺來俯仰失千劫回視此水味毒蛇

君看片石埋沙上古來箇眼如蜂窠但應此心無所住

造物雖欺如吾何回船上馬各歸去多言成笑語所同

五過徐州

楊士奇

怒濤翻雪卷空流一葉扁舟上洪初月明夜中不辨近遠處

惟見漁舟打漁歌

黃河

薛瑄

千尋巨壑下流出黃河發曲長忽向徐州城外見

驚浪拍天飛白波

下徐州

徐瓊

北望黃河石舊提隄龍爭虎鬪水無情

公事可忘失二之江

卷八



犬犬鷄鳴聚惜移雖得南流通國賦何如北復護邦基  
聖人在位當澄澈歲歷三千正此時

黃樓

吳寬

樓中不見羽衣人黃壘依然四面新坐使河流循故道  
俯臨山石倚長碑名邦信美皆吾土勝日高登與衆同  
從此再傳蘇子事只須題壁掃清壘

又

胡謐

坡老當年牧此州東城高處築黃樓憑憑雄鎮清江口  
不為奇觀快我遊山接青徐襟翠黛水涵洲  
西風落日憑欄處斷續江聲幾處愁

徐州洪

尹直

汴河自西來泗水從北至合流彭城開汴泗連

石華礪百步洪礪折斗必何滋南船北上元牛挽北  
船南下如飛鴻萬里失重禍莫測擒傾舵推舟礪裂古  
今通患衆所咨底事無人啟一策汾陽後裔冬官郎讀  
書傳雅稱才良三年奉

命專河防徘徊目覩心孔傷經綸指畫百費元募工疏鑿  
來如子淬煅刊斲日礪礪大者除泐小者徙兩堤夾岸  
連長城公漕私載東西行險巇變作康莊路民不知役  
功告成水神從此不須禱稽首再拜冬官惠作詩頌繼  
松子歌名續應傳千百歲

暮上呂梁洪

王敏

黃河從西來萬里走濁潭呂梁乃該道勢若走馬奔我  
來趨王程至此日已昏挽夫識予意爲半來夜喧難回

石亂闢水與船相吞攀援一失勢轉眼不可存巨纜維  
云牢懷畏時口門傾更際安流稍覺寧心魄因之勞其  
勁斗米代雙鐔汝勞勿復道吾儕賴之恩

三

呂梁洪

楊士奇

呂梁洪截流漫巖立巨石森若虎豹浮坎側洪波中射  
勢怒激鳴聲喧壓萬鼓擊自昔漂零出神力側身望之  
皆辟易蜀江瞿塘險莫敵百丈穿船駁牛拒轉未探高  
捷貫的君不見北來南去皆安流未若人不可測

上呂梁洪

宋無逸

亂石穿空疊浪驚鳥隼捷百尺上洪輕看舟哉兩西風急  
試問徐州一日程

呂梁洪二首

李東陽

一奇濤石動森然橫牙引敬此其一墮深窟周  
迴下里間天地無寸壤六間與鬼鑿然事道慨恍江淮  
寶襟帶幽刺乃喉吭人云百步險此地無倍爾冬乾苦  
焦涸夏瘴怒決湧沸高壑而下跬步不得上光陰在瞬  
息性命寄宵輿馳驅費十夫在直縻萬鎰北入駭奔旌  
欲語舌已強寧甘車馬勞未倦風塵想南人慣舟楫觸  
險生技癢置身當中流舟與水爭長吾生好奇勝寓目  
堪一賞心神盡軒豁毛骨秋風爽遠遊向湘漢舊路訪  
嘯義竭從南都來

王事紛鞅掌平生忠信心利涉隨所往高歌邁天風壯志  
方慷慨

過邛州

陳孚

新水舊潘河  
沙白島開林  
遼郊子國烟  
除蟻陽山亭  
歷秋先破楚  
城夜不關東  
兼呼酒一嘆  
夕陽問

晚宿宿遷

楊士奇

兵陽拔棹處  
撫景覺漢其  
樹農鐘吾驛  
昔荒楚藉基  
魯  
鄒東共盡泗  
水自東馳莫  
問兵爭帝開  
樽一賦詩

清河口

陳子

百年南北戰  
塵昏只指長  
淮作塞垣今  
日清河河水  
天  
幕洗眼看中  
原

出清河口

錢謙

黃河衣衾出  
天源捲地聲  
如雷馬奔自  
是長淮清微  
應同到海不  
同渾

黃河

陳子

長淮綠如苔，飛下桐杉山。黃河忽西來，亂漲長淮間。馮  
夷鼓狂浪，滄嶺雪壑隨。西起無支祁，雄涎沃鐵鎖。兩龍  
鬪不死，大聲吼乾坤。震怒山嶽骨，蒼海揚日月。黃河無  
停時，淮亦派不息。東風吹海波，萬里揚沙色。秋風不可  
掃，青烟映蓼花。白鳥一四五，長橋下汀沙。雲雲黃河遠，  
各割盤古髓。千古古今今，派神理胡乃爾。漁翁一臂露，  
舟依古剎隔。浦欲扣之，翩然凌波去。

淮上遇風

范仲淹

聖宋非強楚，清淮異汜江。平生仗忠信，日任風波舟。  
楫顛危甚蛟鼉，出沒多針陽。幸無事沾酒聽漁歌，  
好在長淮水。十年三往來，功名真已矣。歸計亦悠哉，  
今日風憐客。年時浪作淮晚來，洪澤口捍索何如富。

登楚州城望淮河

揚萬里

望中白處日中明  
簡是淮河凍作冰  
此去中原三千里  
許一條江帶界天橫

長淮水

劉士青

長淮水日東注  
流盡年光祗如故  
亘古窮今不可涸  
惟見行舟往來處  
長淮水派滔滔映空谷  
日排銀灣臨鷺  
翻飛岸擁曳魚龍  
浪舞風怒號濤湧西來如折斗  
汴泗交流會清口  
滾滾聲流東海遙  
萬里朝宗兵船走長淮  
水涵華滋昔年流石月  
淮流大  
河挽洗甲兵淨  
恩澤汪洋洽九圍  
雲惟水合然清  
聖人繼純川  
淑寧龍鑑  
流日充貢永填  
巨壑

夜八

詩

淮河汴水匯淮州城首一州楊子江分其地  
嶧陽山挾楚雲浮入城無掛潮通浦近木人家月曉樓  
欲覓故交尋舊迹王程有限不堪留

高郵軍東園

蔣之奇

三十六湖水所瀦其流大者為五湖中間可以置郵戍  
隱然高阜如漢武隔來水利復興復汙萊鰲闕成膏腴

過高郵

楊萬里

解纜維揚破夕陽過舟張蓋已晨光夾河漁屋都編茨  
背日船蓬尚滿籍城外城中四通水隈南隄北萬世揚  
一舟斗大君休笑國士奈卿此故鄉

過甓社諸湖

前人

為愛淮中似掌平忽逢巨浸却心驚怪來萬頃不空浪



凍合五湖都是冰  
紫玉湖實容我到  
白銀地  
茲遊直道清無價  
清殺詩翁老不勝

過新開湖

蘇軾

遠遶人煙點樹梢  
船門一望一毫消  
幾行野鴨數聲鴈  
來為湖天破寂寥

過高郵湖

楊士奇

四顧無山色蒼茫極遠  
天水雲極郡郭和稻使湖田  
草舍津頭市菱歌柳外船  
霸愁念前路非為別離牽

瓜洲新河錢族叔舍人賁

李白

齊公鑒新河島古派不唯  
豐功利生人天地同和賦  
兩橋封雙門

倚北固天險自設海落斗門潮平見沙啣我行送  
季父彌棹徒派忙楊花滿江來疑是龍山雪惜此林下  
興愴為山陽別暗道清落塵歸來空寂寞

過薛牛園

楊萬里

春雨未多河未漲開官惜水如金採聚船久住下河灣  
等待船齊不教放忽然三板兩板開驚雷一聲飛雪堆  
衆船過水水不夫船底忽驚跳出來下河半篙水欲滿  
上河水平勢差緩一行二十四棹船相隨過關如魚貫

黃樓賦

蘇轍

熙寧十年秋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東流於北注  
于濟南溢于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余兄子過為  
彭城守水來至使民具畚鍤畜土石積為堤空際

元以為水備故米至而民不恐自戊戌至九月盛  
水及城下者二丈八尺塞東西北門水皆自城際山  
兩崖夜不止于牆衣裂履履塵于城上調急走發策  
所以從事令民無得獨出避水以身率之與城存共  
故水大至而民不潰方水之漲也汙漫千餘里漂溺  
會敗塚墓老弱蔽川而下壯者狂走無所得食摘蔬  
於丘陵林木之上子瞻使習水者浮舟楫載糗餌以  
濟之得脫者無數水既涸朝廷方塞澶淵未暇及徐  
子瞻曰澶淵雖塞徐州無害塞不塞天也不可使徐  
人重被其患乃請增築徐城相水之衝以保捍之水  
雖復至不能以漸徐也故水既去而民益親於是即  
方二東門為一城以冀土曰土實勝水徐人相

勸成之報方從事於不侍登黃樓覽觀山川乎水之  
遺迹乃作黃樓之賦詞曰

子瞻與客遊黃樓之上客仰而望俯而嘆曰噫嘻殆哉  
在漢元先河決瓠子騰成鉅野衍溢淮泗累世受害二  
十餘歲下子為河渚上者為沮洳民為鰥寡無所  
天子封泰山而河決不塞公乃為河渚之役公之  
德實濟以定官為河渚之役乎今傷之矣然則公之  
千載河東所仰而為之遺迹也公之遺迹而為一  
吾塘之遺迹也公之遺迹也公之遺迹也公之遺迹也  
其外水之決而不還環孤城而為海舞魚龍於陸壑樹  
帆樯於海脫方飄風之迅發震輶鼓之驚駭誠慨尤之  
不救分閘闢之潰潰幸冬日之既迫水泉縮以自退樓

流枿於喬木遺枯蟬於水齋聽澗淵之奏功非人意吾  
誰賴今我與公冠冕裳衣設凡布筵斗酒相屬飲酣  
作開口而笑夫豈偶然也哉子瞻曰今夫安於樂者不  
知樂之為樂也必涉於害者而後知之吾嘗與子憑茲  
樓而四顧覽天宇之宏大繚青山以為城引長河而為  
帶平阜衍其如席桑麻蔚乎旆旆蓋阡陌之縱橫分園  
廬之向背放田魚於江浦散牛羊於烟際清風時起散  
雲霞霽山川開闊蒼莽千里東望則連山參差與水背  
馳群石傾奔絕一泓而西百步涌波舟楫分披西望則  
沒人所嬉聲崩一震雷城梁為危南望則戲馬之塹巨佛  
之峯踞乎特起下窺城中樓觀矧矧巍峩相重激水千  
平渺乎空曠州城甫下與淮通西望則山斷為決

心極目麥熟禾秀離離滿隰飛鴻歸注白鳥翔遊  
滄海俯身落日北望則四水淡漫古汴入焉歷  
蛟龍所蟠古木蔽空烏鳥號呼賈客連橋聯絡  
夕陽之西盡望明月之東出金鉏陽於青  
碑易窺人窠而直上委餘彩於沙嶺  
人體寒而戰慄息瀉瀉於群動聽川瀝之  
聲一歌一石遺棄憂患超然自得  
昔之居此者乎前川而蕭蕭南望而  
群猛士如林衆情長嘯風動雲  
勢窮力竭化為虛度山無水澤草  
光既已反滅而無餘矣夫古昔興  
河決於隄昔以變化之

酒於終日於是衆客

釋然而嘯頽然而就醉酒傾月墜扶携而出

渡黃河賦

三雲鳳

造化剖胎混沌開機黑水沆漭崑崙繁華乃有百泉星  
聚以下列九派虹分而可楚忽淫渺以淘湧稟中央之  
正色兮飛下萬仞之重嶺條戎蕩狄兮望神州而南爲  
秣廬貫豫兮上擁碣石之澤下吞滄海之鹹濩滯東西  
衝突南北兮蓋不知其幾千萬折謂之千里而一折  
乃其大凡時或帶雨以奔怒驚崇崖而肆飢沙平石  
骨不一瞬渠深如谷兮岸突如巖聳若逆雷之將  
如怒兵之鼓饒河伯湧躍兮蛟龍嘯舞濁濤  
日浴而天銜野老稚子流顛以遁走兮壯夫  
散奮倚長鋌收隄忽亘以百里兮林空山結

李相之松栢何代不以此惠兮豈水德之匪仁抑上  
帝之降災兮而吾何有乎至誠何報兮茲辰沐隄兮決  
鐵千村萬落如割如焚

天子震怒乃責守監何賦策之紛紛兮曾不異夫平燕語  
之呢喃我詢父老兮噫乎何以禦水但見漁人舟子天  
際樹一葉之輕帆欲訴真宰何辜兮蒼生安得神巫起  
鄭之咸扣舷長太息蘆花映征衫



泗水次

十二年平江伯陳瑄等奏擬將浙江都司并直隸衛  
分小江結址方高起起二百八十八里約收銀一  
十萬四千石河西勢起並倉園一百六十間約收銀  
一十四萬五千石

十二年平江伯陳瑄等奏擬將浙江都司并直隸衛  
分官軍於淮安運至徐州置立倉廩收囤山東河南都司官  
於徐州運至德州置立倉廩收囤山東河南都司官  
軍於德州接運至通州交收

十三年把總運糧平江伯陳瑄等會同刑部尚書劉  
觀等議得淮安蓋光常盈倉廩可收糧二百萬石今  
坐派糧一百萬石不為傾運合著該部於附近府州  
縣再撥秋糧一百萬石送赴本倉交收備運便益即  
目本倉并徐州等倉缺官提督署戶部無題委主事  
一員管收支糧米庶得糧數清切以革侵欺之弊  
十六年張家灣起蓋倉廩七十間立名通濟倉

漕運糧數

洪武三十年係運糧七十萬石于遼東

永樂六年海運糧六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十石于北京

二十二年衛河漕運糧六萬一千二百二十石于北京

二十二年衛河漕運糧六萬一千二百二十石于北京

石臨清倉粟米三萬八千七百五十三石于北京又  
接運海運粳米四十八萬四千八百一十石于通州  
十六年會通河備運淮安等處常盈等倉糧料四百  
六十四萬六千五百三十石五斗于北京等處  
宣德八年官軍備運糧餉五百餘萬石通州倉收二分  
京倉收一分

正統二年官軍備運糧餉四百五十萬石通州收二分  
京倉收四分於南京倉收二十萬石運二百八十  
萬一千七百三十五石淮安倉支運五十五萬二百  
六十五石通州倉支運三十四萬八千石臨清倉支  
運三十一萬石通州倉支運五十五萬石

景泰二年官軍備運糧料四百二十三萬五千石

七年官軍兌運秋糧二百八十二萬三千四百八十石  
淮安臨清東昌徐州德州有糧倉分支運一十一萬  
六千二十石三斗共運糧料二百九十三萬九千  
五百石二斗內遮洋船運糧三十萬石二十一萬石  
於蘇州倉收六萬石於京通二倉收

天順四年官軍撥運糧儲四百二十五萬石兌運三百  
六十三萬八千二百石淮安徐州德州臨清倉支運  
七十一萬一千八百石遮洋船運三十萬石二十一  
萬石於蘇州倉收六萬石於天津等衛倉收餘俱在  
京通二倉收運之數不在此焉

成化八年官軍撥運糧儲四百萬石因天旱災傷河清  
乾溪內將徐淮二倉支運二十萬石八千二百九十五

斗并揚州等府災傷無兌糧米一十三萬二千石  
免運起運數內有一百一十餘萬石隨路寄收天建  
倉寄收四十八萬七千餘石德州倉寄收一十九萬  
一千一百餘石臨清倉寄收二十四萬一千八百餘  
石東昌府倉寄收一十一萬三千七十餘石濟寧州  
倉寄收六萬六千八百餘石是年江南嘉興湖州蘇  
州松江寧波五府民運白粳粳糯等糧一十八萬八  
百六十二石于京北直隸大名等府山東河南二省  
政司所屬民運粟米麥豆之數不在是屬

增運官軍船隻數

洪武年間在京所築浙江福建都司南直隸衛所官

軍船隻

永樂年間不用糧是節司官軍止用兩京并湖漕糧及  
浙江江西湖廣山東四都司衛所軍糧運至美一百  
一  
衛所官軍一十二萬一千八百餘名各船一  
萬一千七百七十七隻

海運一十三衛官軍七千餘員名各船三百五十隻  
裏河一百一十三衛所官軍一十一萬四千五百餘員  
名船一萬一千四百二十六隻

運糧加耗則例

洪武年間海運每糧一石加耗米一升

永樂十三年始於裏河運糧其糧係浙江等布政司并  
南直隸府州縣民運至淮安徐州等處上合各衛所  
官軍部用之船赴合處運民費脚價且妨農事不

得加耗往往陪補運餉彼此不便宣德七年以右叅將吳亮言始令官軍各於附近府州縣水次交兌及令江南府州縣民運解於瓜洲淮安二處水次俱限年裏到兌與江北鳳陽揚州等衛所官軍領運量地遠近加與耗米仍於淮安徐州等倉支運十分之四軍民利便河南所屬糧民運至大名府小灘兌兌與遮洋船官軍領運焉

宣德八年湖廣布政司八斗江西浙江二布政司七斗南直隸六斗江北揚州淮安鳳陽五斗徐州四斗山東河南三斗若民自運至淮安瓜洲等處兌與軍運者四斗正糧兩尖加耗一平斛

正統二年湖廣江西浙江三布政司六斗五升南直隸

五斗五升江北揚州淮安鳳陽四斗五升徐州四斗  
山東河南三斗若民自運至淮安瓜洲等處免與軍  
運者三斗

九年民運至瓜洲免與軍運者三斗七升運至淮安  
免與軍者三斗餘俱與正統二年同

景泰元年民運至瓜洲免與軍運者四斗五升淮安免  
軍者四斗餘俱與正統九年同

成化七年罷瓜淮二處免免俱去江南水次領運比原  
在江南免免每石多加耗米六升從巡撫右副都御  
史滕旺之議也

十年支運倉穀七十萬石原係民運赴淮安徐州臨  
清德州常呂等倉支取官軍領運原無加耗今免民



赴該倉就於各處水次兌與官軍領運每石加耗  
廣江西州江四斗應天并江南直隸各府三斗江  
直隸各府一斗五升徐州二斗山東河南一斗五升  
如兌支不盡仍令民運應天等處上納各處官軍  
運糧米每石仍不為常例通加耗七升

### 運糧官軍行糧

洪武二十六年以前每年海運官軍俱自三月十五日  
起至九月十五日止每員名日支口糧二升二十七  
年以後每員名月支口糧米四斗

永樂宣德正統年間官軍行糧不分遠近每員名俱支  
米三石

景泰七年揚州池南衛所每員名支米三石淮安運北

運糧所支米二石

天順四年江南新所募首名支米三石江北直隸廬州

鳳陽等處所募支米二石八斗高郵淮安大河

等處所募支米二石六斗山東河南二石四斗天

津遠北衛所二石

運糧官軍賞賜

指揮鈔八萬千戶衛鎮撫鈔六錠百戶所鎮撫鈔五錠

旗軍鈔四錠

濟河圖志跋

始宗理夾守徐見水次廣  
運倉一歲所入糧數僅萬  
餘而其所出則惟官軍行  
糧數百而已典守官吏後  
卒數年不得代去且

勅中貴二人及戶部歲委司  
屬官一員同領其事私竊  
恠其事之輕而制之重又  
守卒歲增不代為民之病  
思欲拯其弊以紓民困而  
未果近讀都水王先生可

蕭漕河圖志乃知徐州廣  
運倉及臨清淮安等倉在  
國初轉般支運歲所出入以  
百餘萬計故其制最重後  
變為兌運不復轉支而其  
制猶不廢也又知兌運雖

若軍民兩利而無害  
日不暇給又為漕率之病  
焉由此書一事觀之則其  
他所載事足備稽考可以  
類知視彼荒詞冗語無益  
文字而紛紛傳列之者固

原缺